

嚴方正

從美國寄來支票，圓了他的留學夢。陳之藩後來攻讀物理學業有成，他借錢還給胡適，胡適給他回了信：「之藩兄：謝謝你的信和支票。其實我不應當這樣急於還這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在在的。」胡適說的是實話，他從心底裡樂於助人，像陳之藩這樣得到他幫助的至少還有好幾位，譬如林語堂。

古道熱腸

文化

林語堂於一九一九年秋赴美國留學。在哈佛求學期間，經費上遇到了困難。由於家中並不富足，親友也無力支援，他只得向古道熱腸的胡適拍電報求助，因為他知道胡適經常資助別人，他在電報中特意註明：「能否由專兄作保向他人借貸一千元，待我學成歸國償還。」

四眼魚的教訓

代連華



在南美洲的亞馬遜河裡生活著一種魚，這種魚與其他魚類不同，因為進化的原因，這種魚擁有四隻眼睛，所以被命名為四眼魚。

善於看空中的東西，下一半適合看水中的東西。四眼魚的這種特殊本領，按理說應該生活得比他魚類要在輕鬆，但結果卻是，四眼魚的種族特性一點點退化，幾乎瀕臨滅絕。是什麼原因導致四眼魚種類減少呢？科學家們也不得其解，因為四眼魚是怎麼繁殖的呢？

學者，有格列勃·司徒威威及馬克·斯洛尼姆（中譯根據英文音譯為斯洛寧，不盡準確）兩家，各有成就，難得的是得享天年，米氏的學術生涯遂爾中斷，未能盡展其才，《現代俄國文學史》更成斷編，但其揭示的學術遠景，仍足令人憧憬。

紅色貴族的文學史著作

馬海甸

不過，這段購買史起碼有十多年了。米爾斯基的著作雖然不多，但由於比較冷僻，搜集起來頗費工夫。四百來頁的米爾斯基傳出版於二〇〇〇年，書價三百美元，而且至今不減價，這個數目加起郵費，真令人吃不消，故而我迄今沒買。

《俄國文學史》買的是新版本，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平裝本，不貴，但買書時我漏看了它的副題——「從開始到一九〇〇年」，換言之，還要買一部《現代俄國文學史》（從一八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才算功德圓滿。續編雖然篇幅遠不如正編，價格卻比後者貴得多，這又花了我大量時間去尋覓覓。最後買到的一冊出版於一九二一年，是一冊所謂館藏本，紙質粗劣，難得的是書價不貴，對於興趣廣泛又囊中羞澀的讀書人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消息了。

也許有人會問，俄國文學史著作汗牛充棟，為什麼非讀米爾斯基不可？蘇聯時代編的文學史資料扎實，思想執於一端，語言無味，能傳世的確不多；蘇聯解體後的有關著作五花八門，各陳己見，急於事功，沉潛不足，倒洗澡水時往往連盆裡的嬰兒也給倒掉了。米爾斯基的著作是根據大學講義改編而成的，經歷了多年的教學實踐，資料方面沒什麼大問題，學術觀點當然會有爭議，但完全可以成一家甚至是一大家之言。同為俄國僑民，以現當代俄國文學史為專業的



燈下集

俄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兩位「紅色貴族」。一位是「紅色伯爵」，即小說家阿列克賽·托爾斯泰，他的長篇小說早在五十年代就譯成了中文，凡對蘇聯文學有所涉獵的讀者，對他應該不會陌生。另一位是「紅色公爵」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一八八〇——一九三九），學者，著有《俄國文學史》、《現代俄國文學史》和《詩人和俄羅斯》等書。

所謂紅色貴族，用三十餘年前中國的語言來說，就是背叛剝削家庭，投身革命。托爾斯泰二十年代初從巴黎回到莫斯科，投身無產階級的文學隊伍，而且在小說《糧食》（中譯名《保衛察里津》）中破天荒地表現了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因而得以善始善終，對於伯爵來說，這段路真可以說「艱苦的歷程」。米爾斯基的父親曾任沙俄政府內務大臣，祖父是將軍，本人在英國受教育，有一段時間在英國大學教授俄國文學，用英文撰寫歷史及社會學著作。

我的記性很壞，究竟打何時起知道米爾斯基的名字，並發願要譯他的文學史著作，腦子裡一片空白；

人與事

盧泰愚之子

與盧泰愚之子相見，是今年六月我去首爾參加紀念中韓建交二十周年論壇。那天韓國方面的歡迎晚宴，安排在二十年前曾舉行過中韓建交談判的喜來登酒店一棟別墅前面的綠色草坪上，一條長桌兩側放有三十幾把白色坐椅，桌上擺著中韓兩國國旗，顯得格外莊重和喜慶。

我確實見過盧憲憲。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韓建交，我於這年九月十二日到首爾履新。向盧泰愚總統遞交國書後，我開始拜會韓國領導人，最早拜會的是國會議長朴俊圭。當時盧憲憲擔任朴俊圭的秘書，我去拜會時是他引我進入會見室的。但事情過去二十年，細節已沒多少印象。

「您的記憶力可真好。」盧憲憲聽我說明後脫口而出。我端詳着他，臉龐、眉宇真的很像他的父親。我問：「父親身體可好？」盧憲憲臉上掠過一絲愁容：「他已臥病在床，不能出席中韓建交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特別要我今天來，向曾為中韓關係發展作出過貢獻的老朋友致意。」我表示感謝，並請他向父親轉達問候，他點頭應允。

二十年前中韓建交，是在盧泰愚總統任期內實現的。從中國方面講，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重要成果，從不承認韓國、不與其交往到承認韓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大力推動雙邊關係發展。從韓國方面看，盧泰愚總統著眼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和自身發展，力排眾議，作出了與中國建交的決斷。我任大使期間，曾多次見到過盧泰愚總統，我離任時他還曾在寓所設宴為我送行。

歡迎晚宴次日，中韓知名人士聚集一堂，舉行紀念中韓建交二十周年論壇，盧憲憲也來參加。茶歇時他告訴我，他已向父親轉達了我的問候，父親很高興，說還記得我，也讓他轉達對我的問候。我感謝他，並祝願他父親早日康復。他還告訴我，他父親考慮自己不能去中國，將派一個由前總理率領的代表團去中國訪問，他將隨行前往，並與我約定七月下旬在北京相會。

七月二十三日，盧憲憲隨同盧泰愚在任期間曾出任韓國國務總理的鄭元植率領的代表團來到北京，我與他又高興地見了面。在一次回顧中韓建交二十周年的座談會上，鄭元植發言，提出「勿忘初心」，要以當年中韓建交時的熱情，繼續為發展兩國關係做出努力。盧憲憲轉達了盧泰愚前總統的口信：「二十年前我們兩國一起改變了歷史潮流，現在看來是當然的事，但當年卻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決斷。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們的貢獻將永留史冊。建交後兩國關係取得飛速發展，但為了引領亞洲和世界潮流，為了使井水永不枯竭，我們應把今天當成一個新的起點。」

交談中，盧憲憲不止一次談到，他作為律師曾在香港工作過八年，最近幾年他又去過中國很多城市，他將永遠記住父親的話，為加強和發展中韓關係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慢美食

王太生

在一個速食年代，我有時想起慢美食。譬如，從前我會經常看到一個人，面前攤一碟花生米、一盤五味乾絲，坐在那兒，細嚼慢品，能夠消磨大半天光陰。

五味乾絲，是一刀一刀切出來的，將豆腐乾先平削成薄片，再切成細絲，除了刀工，還要極具耐心，臨了用沸水浸泡，去除豆腥，冷開水漂淨，肉絲、雞絲、筍絲、薑絲、筍肉



賀中國奧運健兒（押花） 鍾穎蕙

文史叢譚

百年變遷內聯升

在人們的觀念越來越趨向自然、健康的今天，穿上一雙健足、護足、養足且又自然環保的布鞋，不僅是喜歡懷舊的老年人的選擇，也成為很多現代青年男女追趕的時尚潮流。

北京有句老話兒說：「爺不爺先看鞋。」北京人出門在外，沒雙好鞋可不成。腳底有了勁兒，臉面上才有光。布鞋是中國人心中永遠最親切的回憶，在北京最有名的莫過於前門大街的內聯升鞋店。

清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在一陣劈裡啪啦的鞭炮聲中，內聯升鞋店於北京東江米巷（今東交民巷）開張了。創辦人叫趙廷，來自天津武清縣，早年在京城一家鞋坊裡面學製鞋手藝，其間知曉了一些經營之道，便想着自己開一家鞋店。後來，京城一位姓丁的達官出資萬兩白銀入股，又加上趙廷多年的積蓄，鞋店就這樣開張了，並將鞋店取名「內聯升」，其中「內」指大內宮廷；「聯升」寓意顧客穿上此店製作的朝靴，可以官運亨通。自此，內聯升在京城開始露頭角。

雖然內聯升開創於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但趙廷的經營理念卻很值得現代人學習。當時趙廷想開店的時候，京城的鞋店已經不少，有些還小有名氣。與諸多老字號大小一樣，內聯升開店也沿襲了前店後廠、自產自銷的經營模式，但趙廷卻把目光鎖定了那些「坐轎人」的身上，他決定先給達官貴人訂製朝靴。因為穿朝靴的顧客群穩定、消費能力強，除去原料及製作成本，利潤可觀。

不僅如此，在經營過程中，趙廷還細心地把每位來店內做過鞋的達官貴人的鞋碼尺寸都記錄下來。天長日久，官員本人的姓名、職務、鞋鞋尺寸、式樣及特殊要求和愛好等資訊，便形成了內聯升獨有的《履中備載》。由此，達官貴人可以足不出戶穿上非常合腳的鞋。

趙廷的苦心沒有白費。那時，老北京流傳著：「頭戴馬聚源，身穿瑞祥祥，腳蹬內聯升，腰纏四大恒」，指的是社會上層人士的穿戴。這裡的「腳蹬內聯升」就是指內聯升做的鞋。那時能夠穿上一雙內聯升的鞋，也是對身份的一種炫耀。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燒殺搶掠讓內聯升也沒能倖免，內聯升老店被焚毀。一九一二年趙廷病逝，其子接手產業後把店舖遷至前門外廊房頭條重新開業。清王朝覆亡後，朝靴市場急劇萎縮，內聯升因時而變。這次，他們將目光瞄準了當權新貴、軍閥政要、文化學者等新興群體，推出禮服呢面及緞子面的千層底布鞋。在選材上，內聯升鞋面用的禮服呢從美國進口，千層底布鞋的漂白布則用日本的亞細亞牌，這在當時是最好的選材。內聯升的禮服呢圓口鞋，一經推出迅速成為上流人士的時尚選擇。雖然世事變化無常，但內聯升及幾易其址，但鞋精工細作的製作工藝卻一直流傳了下來。據記載，內聯升布鞋製作工藝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一高四多」：即：工藝要求高；製作工序多；納底的花樣多；納鞋的納法多；品種樣式多。製作一雙完整的千層底布鞋，往往要花上四、五天的時間。大的工序三十多道，總工序要經過九十餘道才能完成，對於手工納底的納法是每平方寸八十一針以上，一雙鞋至少二千一百多針。而要求的鞋底還要放到熱水中浸泡，用棉布包嚴熱悶後再曬乾、整形、曬乾。

內聯升的鞋早已名揚海外，尤其是千層底布鞋，不但老百姓愛穿，很多中外名人也都喜歡。如今，走在商舖林立的北京前門大街，轉入大柵欄三十四號，便來到了內聯升總店，四層樓的店面，總是熙熙攘攘的擠滿了顧客。

西瓜憶

往事鈎沉

「甜蜜蜜，甜蜜蜜」那味道。媽媽常提醒我，吃了別人的東西要「謝謝」，再不要老去賣東西的攤邊，說是難為情的。以後，我再也沒去過。鄉裡有位大嫂，會意的買主會將西瓜籽吐在桶裡，那大嫂把積起的西瓜籽洗淨，曬乾，炒熟，的瓜籽真香。晚間乘涼時，她拿來分給大家。大家一邊聊天一邊嗑瓜籽。蒲扇搖搖，搗搗風，趕趕蚊子。盛夏，總有西瓜帶來的歌。

童德昌

這平湖西瓜是杭嘉湖一帶西瓜中的名牌。深綠的皮色中隱著淡綠色的條紋，長圓形像個馬鈴，因此又稱「馬鈴瓜」。它托在手中，用二指一彈，「喀啞」作響。剖瓜時，當刀刃輕輕一碰，那瓜便「喀啞」一聲，勢如破竹。僅聞其聲便知絕對好瓜！隨著開裂聲，那特有的清香，連巷裡坐著納涼的人們都能聞著。那嫩黃的瓜瓤裡鑲著一枚枚墨黑的瓜籽。寶奎伯將瓜一片片切好零賣，這小生意，實在是照顧那些路過力哥們的。這些窮哥們買上一塊，張開大嘴「嘩嘩嘩」吃了一塊又一塊，吃完了錢，用手一抹瓜汁淋漓的嘴巴，拉起黃包匆匆離去。我常站在西瓜香車旁看大伯伯賣瓜，聞瓜香。寶奎大伯常會遞來一塊給我吃。這平湖西瓜真好吃，一口咬下去，水多爽口，生脆香甜。去沙的（極細的瓜瓤顆粒）現在回憶起來，好像鄧麗君唱的「甜蜜蜜，甜蜜蜜」那味道。

而今，平湖西瓜早已銷聲匿跡。它的清香美味已不復存在。寶奎大伯與瓜籽大嫂和換雞窩的瓜哥已成了我美好的西瓜憶。在一個速食年代，我有時想起慢美食。譬如，從前我會經常看到一個人，面前攤一碟花生米、一盤五味乾絲，坐在那兒，細嚼慢品，能夠消磨大半天光陰。五味乾絲，是一刀一刀切出來的，將豆腐乾先平削成薄片，再切成細絲，除了刀工，還要極具耐心，臨了用沸水浸泡，去除豆腥，冷開水漂淨，肉絲、雞絲、筍絲、薑絲、筍肉